

## 缺水

林記得，那天，是她最後一次有夢。

那場夢比起之前的，已經乾燥了許多，裡頭只有細細的雨絲自城市天際降下，自筆直大路兩旁像絨布帘拉上那樣，由一邊至另一邊密密地把整片黃沙漫天給罩住，水珠噴濺著，在柏油馬路上方激起土黃色的一陣水霧。她走在上面，左右張望都不見其它人或事物，整條路望去只有陰鬱的天色與遠方地平線融成一片牆，像林記憶中的公路電影，也許久久才會見到一間加油站或一片旱田之類。只是林走過的路，路燈一盞一盞的都暗了下來，因此她無法回頭察看往路，亦無機會調頭走另一個方向。只能不斷地朝前走，直到失去了時間的刻度，她仍會期待著快些走出夢境。

夢醒後，林坐起身，看著身旁的愛人。

「快去洗澡，過了十二點就要停水了。」她說，右手擱在愛人肩上。

「好。」愛人睜開眼，彷彿堅決的也坐起身，下床，一徑走向浴室，褪下身上還略帶汗濕的衣服踏進了淋浴間。淋浴間隨後便響起陣雨般的唼唼聲響，沖洗著林的意識，她差點就要被水聲給帶回方才做的公路夢境了，即使沒做著夢，夢裡灰黯褪色的意象仍然停留在林的腦裡。

「幾個月沒雨了。」她說，不知道對著誰，恍惚間把前幾天下過的一場雷雨遺忘。那場雷雨相當於久旱逢甘霖，可惜下錯了位置，把林淋成落湯雞，水庫裡卻還是沒有一點水，除了前幾天下過的那場雷雨，整座城市渴得不得不從日常生活中節流，竟然連她的夢境也受到干擾了。

她回想著前幾個月的嗜睡以及充滿了睡眠的夢境，飽和得快要將她壓死。然而現在卻空蕩，像被夾起來晾乾似的。

那時候，夢境裡一直淹著水，她常常在進入夢境的那刻就發現自己泅在水裡，順著柔和的水波飄盪，身體感覺不到一絲重量。此外天上還要降下斗大雨珠，雨珠打在她露出水面的皮膚上，復噴濺四散。四處皆是一片汪洋，連天空也映上波光流轉。然而，林在裏頭漂著漂著，卻總是會發現水位無可抑止地突然快速升高，升高，最後將她吞沒。

夢境往往停留在那裏，而從夢境裡轉回的林也往往會在此時思念起母親。

無夢無眠的母親。

浴室裡的嘩嘩水聲突然停止，打斷她的思考，接著一陣布料摩擦以及清喉嚨的聲音，最後愛人走出浴室。當林走進浴室，與愛人擦肩而過時，沒有親吻。她懷念

往昔她們濕潤交纏的吻，只是自從城市無雨之後，他們的激情也像水庫水位一樣乾涸。上一次並肩坐在餐桌前看報的印象已經模糊，只記得那時應該在討論房價問題。城市順應都更新蓋了一批透天厝，自大路這頭遠遠地綿延到另一頭，整排房子，自鋼筋骨架到掛上待售標語，不出幾個月就一派嶄新又舒適模樣。愛人心動極了，林卻無動於衷。

「我們從此一起住吧。」愛人說。  
而她無語。

直到腳掌踏上了浴室積水的地板後，她才突然地意識到，愛人就要走了，把她一人遺留在這乾旱的城市，讓她做著乾涸的夢，走燈盞滅去的柏油馬路。她聽著愛人出門前準備的聲響，心中卻還想著母親。

母親最後那幾年日子敏感多疑，像回春變成了一個常常被大人遺忘的小孩。她還記得自己站在母親房裡，看著桌上一排安眠藥。粉紅色的藥丸整整齊齊安放在塑膠碗盒裡，像極了林小時候吃的喉糖，那一顆一顆帶有草莓牛奶香味的糖片，是遠足時與其他小朋友交換零食的籌碼，而母親所服用的藥片，則是與神祇（母親一開始極為迷信，認為失眠全起於自己犯了甚麼沖）交換睡眠的籌碼。

。久而久之，就快要熟能生巧了，母親曉得只要將安眠藥配溫開水服下，過不了多久，睡眠就會像海潮捲湧，自腳趾頭襲上，一波接著一波，最終把自己整個包裹。然而，服用安眠藥卻也減少作夢。

於是到後來，母親沒有夢境的滋潤以後，開始加速衰老，記憶混亂跳接，有時醒著也像在說夢話一般。比起林夜夜淹水溢滿的夢，倒底何者為幸何者為不幸，也搞不清楚，只知道母親吃了安眠藥之後，拿捏不準所謂「過不了多久」的藥效生效時間，會錯失了躺回床上的良機，神智不清下，不知怎麼的，總會走進浴室開始泡澡。水龍頭底下一扭一扭的熱水毫不抑止地流，沖刷在母親皺紋與斑點四佈的背脊上，浴缸原為防止水位過高所設的排水孔，也恰巧被母親沉睡的身體堵住。於是整間浴室淹了水，她每每從淹水的夢境中驚醒，復踏進淹水的浴室裡，踩著漣漪，頭上頂著水波蕩漾的天花板，急急忙忙把母親自水中扶起。那景象至今回想起來，多像一場夢境啊。

她關了水，擦乾身體，穿上襯衫，套上裙子。那襯衫是她幾個禮拜前買的，還硬挺潔白，其實若不是辭掉了小出版社的工作，又找到坐大公司辦公室的行政差，她是從來不注重這些的，現在倒要花許多時間在提醒自己，別愧對了替她扭開「後門」門把的親戚朋友。「唉，還奢望甚麼房子啊。」她暗自嘆息，即使屋內沒有其他人，也不隨便把無奈表現出來，這是她近來學到的職場生存細則，另一條則是關於咖啡機。

咖啡機從不能停工，它是整層樓辦公人們的生命之水。即使是像這樣的乾旱天，仍然幾乎不曾歇止地流出熱呼呼的美式咖啡或深焙咖啡，她有時會被喚去替大家裝咖啡，因為其他人的業務實在太繁忙，並且不巧地她剛好閒著。她拿著厚陶瓷杯往咖啡機出口一靠，出口便冒出一陣白煙，一股熱氣撲嗤伴著亂跳的水珠噴出，隨後是濃黑卻讓她反胃的咖啡液體。她裝咖啡有時無聊，會看著牆上那許久沒撕的藍紅墨印刷日曆、最傳統那種，上頭會標上農曆日期併當日宜忌，看著上頭宜嫁娶或者忌入宅的字樣，真有幾分懷念。

可惜現在早是個沒有神話的年代了。

在她小時候，母親還會看農民曆來敲定家中事務，要搬家？看農民曆。親戚要嫁女兒？先查個時辰。連家中舊門需要整修，也會問附近算命的女師父。連她的名字也是從算命來的呵。即使到了後來，父親患病連西醫也無法醫治時，母親仍暗著臉，微駝著背低著頭，走進火車站凌亂舊商場內的算命街裡，覓一家友人推薦的看姓名筆劃算命，算命師父說，一切運數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欲逢兇解煞，欲知未來，就從父親名字裡這些一撇一捺去尋。

「不過『運』啊，也只影響人生四分之一喔。」算命師父每每在算完命，拗不過母親固執念頭後心虛地加上一句，大概是看到母親爲了父親替全家人都改了名而感到些微驚訝吧。

可是啊母親。

林總在心底這樣重複著。

可是啊母親。

現在早是個不信神的年代了。

你看我們家附近都已經蓋滿大樓了吧，以前來過的風水師還說那裏掌著這附近的脈流呢，若是蓋了房子堵起來，附近的運勢會一年年衰退。可是現在好多人住進了那些大樓裡，還多建了高架橋、商業區，看起來過得還不錯啊。

你看我們家所有人都改了名字對吧，可是父親還是去世了啊。

我們要怎麼跟這麼大一股命運的潮流抵抗呢？

這股任人宰割的認命，在母親終於放棄跟安眠藥抵抗之後，漸漸地浮現。母親最後幾年不再看日曆了，也把家中抄經的記事本，以及佛經錄音帶等等收了起來。有時她會隱約地感覺到，任人宰割，彷彿是這一整個城市的共同氣息了。

連她走在路上，一旁工地黃沙鋪天蓋地的捲了過來，使她嗆咳了幾分鐘，卻也都習以爲常。工地黃沙是延續好久的困擾了，對她來說。乾旱時彷彿更加明顯。前幾天早上她才與愛人談到這回事。

「最近在缺水呢。」她雙腳屈膝蜷縮在沙發上，眼睛裡映著電視螢幕上的新聞畫面，一邊吃著洋芋片，一邊說。

「嗯。」愛人站在沙發後方，手還拿著預售屋的 DM，隨口應答到。

「你經過附近的時侯會不會常常遇到沙塵暴啊？呃我是說.....工地旁邊沙子都會飛起來.....。」

「沒遇過耶。」愛人的眼睛盯著 DM，彷彿要把那張薄薄地廣告紙看穿。

「我不喜歡那邊的工地。」

愛人抬起頭，看了她一眼。

「他們一直在施工都是沙子又不灑水每次經過都會揚起來我臉上每個孔都塞滿了沙子.....」她拼命抱怨，像洩洪的水壩滔滔不絕。

「喔。」

可惜愛人的話語已經乾涸。

乾涸得像她無夢之後的日子。

自從夢境一天比一天乾燥終至無夢後，她偶爾會懷念起被夢中大水淹沒的感覺。像小時候某一次興起，在游泳池裡任由自己下沉，最後勉強漂浮在靠近池底的位置，從那個位置向上看，景物皆變得彎曲扭擠，一切事物都離她遙遠，只有耳邊聽見依稀傳來的嬉戲聲響，過久了，她把空氣吐光，卻仍眷戀著水底的隔絕感受，甚至對於快要溺水的感覺有一點點上癮。就像在羊水中漂浮。隔著母親的肚皮聽外界的喧擾一般。

她做著淹水的夢時，也總有幾分眷戀著被淹沒的感覺，這感覺勾起了她童年的回憶，莫名生出一股安心感。

這安心感並非來自溺水本身，而是來自於童年這回事，彷彿只要穿透時光積滿灰塵的幕，就能走向那段無傷害的日子。那段父母親俱健在並且夢境飽滿，還沒有被現實的壓力擊潰的時候。

那時的父母親也只剛出社會不久啊。

像現在的她一般。

然而現在懷念起卻像是癡人說夢一般，承載期望與對於這世界全然信任之天真的夢境早已過時，沒有人再質疑為甚麼這些夢境會消失了。

這些夢境就這樣乾涸。

乾涸夢境的日子乾淨俐落，她早上到辦公室打卡，做做雜事，熬到了晚上終於下班，這期間除了公事幾乎不再說任何話，回到家中就一頭倒在沙發裡睡著，醒來時發現自己不知道甚麼時候打開了電視，而電視裡的新聞閃跳，耳邊盡是嗡嗡鳴響.....。就這樣日復一日，是纂了些錢，她想，只是總有股不甘，比起在快要倒閉的迷你出版社工作，實在是悶得多，卻也逃不出自己租賃的小套房。即使買了不少二手電鍋電磁爐小冰箱，小套房依舊權充暫居之所。

吃著標榜「電鍋蒸一次就能完成」的蔬菜雜燴飯，林被突然襲上的羞愧感刺得久久不能動彈。母親曾經有一陣子不斷地耳提面命：「有空回來吃飯。」

這段「有空回來吃飯。」的日子其實離母親開始加大安眠藥用量的那段時期不遠。母親乾涸的夢境彷彿是她現況的預言，她如今也乾涸了，無法再從夢境裡汲取一些足以標定自身時間座標的情節，日子在不斷重複裡都要混雜了，因此在敘述這些事情時，她只能以無夢前/無夢後來區分時間的改動。

也許母親也是這樣的罷？

一日林提著空水桶，預備要到水車經過的路線上時，突然就想起了腳下曾經是一片廣闊的荒地，在她身高尚不及荒地上高及成人腰部的蔓草時，曾有一次爲了躲避父親，在裏頭待了快一小時。那時她在玩耍，遠遠看見父親走了過來，就一屈膝一蜷縮身體滾進枯黃草叢的底下，那底下還有著一潭淺水，恰把她的衣服給沾濕了。然而父親竟然就在靠近她之處停下，與另一名鄰居閒話家常。林窩在那小小空間裡窩了許久，覺得頭昏腦脹，被水浸濕的那一側身體則寒涼入骨，於是他哭了起來，無聲地冒著淚珠，卻又怕認栽走出草叢後撞上父親。她幾乎能百分之百預料父親的反應。

父親會保持一貫地沉默，連看也不看她一眼。

最後，是不知道從哪兒冒出的母親發現她，一面叨唸一面抓起她的衣領，把林帶回家。

林最後提了兩桶水，回到小套房，隨後跌躺在床鋪上，看著天花板上之前漏水留下的黃色水漬。那痕跡再也清不掉了，即使離最後一次下雨過了那麼久。

林止不住地眼前浮現了母親熟睡的畫面，那時母親還有夢、有睡眠，像吸飽了水的海綿飽滿而滿足地酣睡，發出平穩的鼾息，而頭略微向右擺，朝向林躺臥的方向，林那時也擁有飽滿的睡眠，不太乾也不太濕的美好夢境，她縮在母親脅下，好似子宮裡胎兒蜷縮，迷濛睡夢間感受到一股欲泣的幸福感。此刻躺在床上的林也不自覺地蜷縮了起來，越縮越小，直到骨頭髮疼，昏沉睡去。

睡夢間依然無夢，直到她被一陣雨聲吵醒。

林欣喜地蹦跳而起，奔到窗邊拉開窗簾一看，卻發現窗外陽光刺眼泛白，沒有一點下雨的樣子，這時才意識到是浴室的聲響。林思忖著大概是愛人吧。復又倒回床上，可惜這會兒睡不著了，只能睜眼看著窗外無情的乾燥，幾乎要把她榨乾的乾渴。

然而，不只是林，整個城市都在乾渴著。

一整排新建的大樓在乾渴著，大馬路上的飛沙也在乾渴著。

若是拉開每一扇窗的窗簾，你也會發現裏頭的居民正爲著無水無夢而失落暴躁。

就連空氣中也乾得連天上也不飄一片白雲，白雲只飄在過往的夢裡了，雨只淋在夢中人頭頂，然而幾乎沒有人在做夢了。

就像整個城市的人都吃著粉紅色糖片一般，搶回了睡眠，卻失去了夢境。失去夢境就快要讓時序混亂了，沒有了夢境的區隔，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生活變得悠長而廣遠，得要提起勁來才走得完。

幾乎沒有人在做夢了。

除非有一天，這裡重新下起雨。